

陈子展

撰

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 
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

蓬

莱

阁

丛

书

徐志啸 导读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917

10015  
C43

陈展

#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

##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

蓬

徐志啸 导读

莱

阁

丛

书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;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/陈子展撰;徐志啸导读,一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.12

(蓬莱阁)

ISBN 7-5325-2809-X

I. ①中... ②最... II. ①陈... ②徐... III. ①近代文学-文学史-研究-中国②现代文学-文学史-研究-中国 IV.I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0)第53266号

蓬莱阁丛书

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

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

陈子展 撰

徐志啸 导读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1.125 插页 5 字数 237,000

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8,000

ISBN 7-5325-2809-X

I·1416 定价:15.00元

#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



## 自序

中国自戊戌政变开政治上新旧之纷争，浸假而预备立宪，浸假而辛亥革命，浸假而有国民革命军之兴，酝酿而成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全盘混乱之变局。同时影响及于文学，而开文坛上新旧之分野；由是而“诗界革命”，而“新文体”，而“小说界革命”，而“文学革命”，最近复有“革命文学”之纷呶。夫恶乱而求治，人类之恒情也；乱极而复治，历史上之惯例也。中国之政治之文学，至今日而纷乱极矣！有轨则有秩序之新局面，行见于此纷乱之旧墟逐渐爬梳开拓而成，是即未来伟大之新中国，而为吾人所喁喁期待者。顾促此新中国之实现，其责任仍属喁喁期待新中国之吾人，则吾人何幸而生斯时斯地？将如何自负而自励乎？

余性近文艺，徒以迫于生计而未尝专精致力；素不好过问政治，而政治之纷乱，每使余求斗筲之食而亦不安。今年春，避乱沪上，得与老友田寿昌先生共晨夕，研讨观摩，而终身从事文艺之志以决。暑期南国艺术学院设近代文艺讲座，寿昌以讲授“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”相属，勉为应命，每周讲授二小时，阅六周而蒞事。讲义初拟用胡适之先生所著《五十年来之

中国文学》而略附鄙见；继以其为《申报》五十年纪念而作，故分划时代不得不如此，又以其偏重白话文学，故立论不得不如彼；与鄙见颇有出入，始别为讲稿，随搜集材料，随联缀成文。复随印随讲，无暇详加审核。其间或作或止，先后约竭旬日之力而成是编。初非有意为书问世，而杀青乃若是之偶然也！

陈子展，一九二八，九，五，于上海。

## 一 近代文学从何时说起

田先生要我讲“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”，当时我勉强答应了。但是这里所谓近代究竟从何时说起？我想来想去，才决定不采取一般历史家区分时代的方法，断自“戊戌维新运动”时候（一八九八）说起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最近三十年。这个我也可以说出一点理由，除了讲演时间不多，不能长划时代之外。

中国自经一八四〇年（道光二十年）鸦片之战大败于英，割地赔款并开五口通商；又经一八六〇年（咸丰十年）英法联军攻破津京，烧掠圆明园；中间又曾任用洋将统率洋枪队（常胜军）打破太平军；自是颓废腐败的满清政府渐渐知道欧美各国的利害。于是于一八六一年（咸丰十一年）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于一八六七年（同治六年）设同文馆，于一八七七年（光绪三年）遣派留学生于英、法。加以这个时期琉球……等诸藩属先后丧失。尤其是一八九四年（光绪二十年）为着朝鲜问题与日本开战，海陆军打得大败。以致割地赔款，认罪讲和。当时全国震动，一般年少气盛之士，莫不疾首扼腕，争言洋务。光绪皇帝遂下变法维新之诏，重用一般新进少年。是为“戊戌



维新运动”。这个运动虽遭守旧党的反对，不久即归消灭，但这种政治上的革新运动，实在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变动，也就是中国由旧的时代走入新的时代的第一步。总之：从这时候起，古旧的中国总算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。所以我讲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，就从这个时期开始。

时势思潮互为影响。戊戌变政，同时国内的思想界也起了极大的变动。我们要讲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，实在这个时候真是中国文学有显明变化的时候。第一，这个时候才知道要废八股，文人才渐渐从八股里解放出来。固然我们也知道八股文试帖诗是为科举考试而作，不是文学；但是这种考试文体不废，于文学发展上有极大的障害。当时杨深秀奏请厘正文体，说：

窃自取士之法未善，用非所学，学非所用，制义括帖，消磨人才。因有欲变科举，废《四书》文者。臣窃惟制义之科，行之已数百年，沿袭至今，适承其敝。……查经义之体，肇自宋代。……明世沿习日久，防弊日周，于是创为代圣立言之说，谓不得用秦汉以后之书，述当世之事；夺微言大义之统，为衣冠优孟之容；诬己说为古言，侮圣人而不顾。于是束书不观，争为谬陋文体……有明中叶以后，始盛行四股、六股、八股、破承起讲之格。……格式既定，务使千篇一律，稍有出入，即谓之不如格。是以习举业者陈陈相因，涂涂递附，黄茅白苇，一望皆同。限以三百七百之字数，拘以上犯下犯之手法，虽胸有万卷，学贯三才，亦必俯就格式，不许以一字入文。其未尝学问者，亦能揣摩声调，敷演讲章，弋获巍科，坐致高位，是使

天下之人相率于不学也。

他这篇奏摺很长,这里不过节录一小部分。他说八股文之害,使人束书不观,使天下之人相率于不学,真是针针见血,何等痛快!当日一般士子除《四书》讲章以外无学问,八股试帖以外无文章,名为文人,其实有几个懂得文学!第二,这个时候才开始接受外来的影响。中国的文学固然自有纪录以来就代有变迁,但与国外学术不大发生关系。只有魏晋以后,受到一点印度佛学的影响。到了这个时期,谭嗣同、梁启超一般人所倡的“新文体”与“诗界革命”,又很显然的受到外来影响,并为后来文学革命建立了一个根基。——这也是我讲中国近代文学要从这个时候讲起的一个理由。

我在此地须得加以说明的,便是:我在这里所讲的近代,断自戊戌维新运动,这个时代区分,虽然除了像普通一般历史家所说的为着叙述便利起见以外,还有种种理由,但是我们须知道要分割时代,使它截然两断,正好像抽刀断水一般的难。我在这个讲演里虽然如此区分了讲题上的所谓近代,但这个近代对于过去,对于将来,无论如何,总有承上起下,承前接后的关系,希望诸君要注意的。

## 二 诗界革命运动

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人物，他们是新的政治家，同时也是青年的诗人，如康有为、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杨深秀、梁启超都能作诗。其中只有康有为、梁启超亡命海外，其余都为他们的主张牺牲了性命。那时谭嗣同和夏曾佑、梁启超诸人读了一点“格致”的书，读了由西文译过来的新旧约圣经，又懂得一点西洋历史，所以他们作的诗，常常用这类的东西做诗料，倡为“诗界革命”。他们不徒想把政治革新，还要闹着诗界革命，怎能不叫当日那些守旧党嫉忌他们的野心，惊骇他们的大胆？这类新诗料在旧派文人看来，自然既不如自然界风云月露的空灵，又不如《诗》、《骚》、《尔雅》里草木虫鱼的典雅，更不比社会间忠孝义烈的有关名教；它的好处，就是新奇，不腐臭，不庸滥。但用得不好，也有坏处。梁启超《饮冰室诗话》云：

复生自喜其新学之诗。……当时所谓新诗者，颇喜捋扯新名词以自表异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。提倡之者为夏穗卿（曾佑），而复生（谭嗣同）亦慕嗜

之。其《听金陵说法》云：“纲伦惨以喀私德(Caset)，法会盛于巴力门(Parliment)。”又赠予余诗四章，中有“三言不识乃鸡鸣，莫共龙蛙争寸土”。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。盖所用者乃《新约》全书中故实也。其时夏穗卿尤为此体。穗卿赠余诗云：“滔滔孟夏逝如斯，亶亶文王鉴在兹。帝杀黑龙才士隐，书飞赤鸟太平迟。”又云：“有人雄起琉璃海，兽魄蛙魂龙所徙。”此皆无从臆解之语。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，视数教主非与我同类者。崇拜迷信之极，乃至相约作诗非经典语不用。所谓经典者，普称佛、孔、耶三教之经。故《新约》字面，络绎笔端焉。……

穗卿有绝句十余首，专以隐语颂教主者。……忆其一二云：“冰期世界太清凉。洪水茫茫下土方。巴别塔前分种教，人天从此感参商。”……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，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，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。

此类之诗，当时沾沾自喜；然必非诗之佳者，无俟言也。吾彼时不能为诗，时从诸君子后，步学一二，然今既久厌之，穗卿近作殊罕见。……浏阳(指谭)如在，量亦同情。

他们这种新典故的诗，取材既然狭隘，人家又不容易懂得，他们的“诗界革命”自然要受一番挫折。可是我们要了解他们是生在外来学术输入中国，不过一点半滴的时候，尽其最善之力，只能做到如此。同时我们还得佩服他们革新的精神，向诗国冒险的精神！并且谭嗣同自己所谓三十以前“旧学”（谭被杀时年三十二），其中亦不少佳品。现在我只录出他在

狱中的《绝笔》诗：

望门投止思张俭，忍死须臾待杜根；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

谭、夏的“诗界革命”，在以新典故代替旧典故，好像徒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的革命一样，自然不彻底，自然要失败；但是当时的诗界革命运动，却已另寻一条出路，《饮冰室诗话》说：

过渡时代必有革命。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，非革其形式。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，虽然，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，是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。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，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。

近世诗人能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，当推黄公度。

公度之诗独辟境界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，群推为大家，不容诬也。

这里所说的黄公度就是人境庐主人黄遵宪。他做过二十多年的外交官，曾到过日本、英、美、南洋。不错，他的诗，真如梁氏所说，独辟境界，能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，自是当时一个大诗人。他的《杂感》五篇之一云：

大块凿混沌，浑浑旋大圜，隶首不能算，知有几万年？  
羲轩造书契，今始岁五千，以我视后人，若居三代先。  
俗儒好尊古，日日故纸研，《六经》字所无，不敢入诗篇。古

人弃糟粕，见之口流涎，沿习甘剽盗，妄造丛罪愆。黄土同抔人，今古何愚贤！即今忽已古，断自何代前？明窗敞琉璃，高炉蒸香烟。左陈端溪砚，右列薛涛笺。我手写我口，古岂能拘牵？即今流俗语，我若登简编，五千年后人，惊为古斑斓。

他攻击俗儒尊古贱今的历史观念的荒谬；他宣布他们沿习剽盗的文学作品的罪状；他敢用《六经》所无之字入诗；他只想做到“我手写我口，古岂能拘牵”。他虽未能做到完全采取口头流俗语，但流畅自然，明白如话，确是他的诗歌特色之一。他的罢《美国留学生感赋》一篇云：

……自从木兰狩，国弱勢不枝。环球六七雄，鹰立侧眼窥。应制台阁体，和声帖括诗。二三老成谋，知难济倾危。欲为树人者，所当师四夷。奏遣留学生，有诏命所司：第一选隽秀，其次择门楣。高门掇科第，若摘颌下髭；黄背好八股，肯令手停披？茫茫西半球，极远天无涯，千金不垂堂，谁敢狎蛟螭？惟有小家子，重利轻别离；纆千山头雀，短喙日啼饥，但图飞去乐，不复问所之。蓝缕田舍奴，蓬头乳臭儿，优给堂飧钱，荣颁行装衣，舟子东西人，相顾惊复疑：此乃妾人子，胡为来施施？使者挈乘槎，四牡光骝骝。郑重诏监督，一一听指挥。广厦百数间，高悬黄龙旗，入室闾无人，但见空皋比。便便腹高卧，委蛇复委蛇。“借问诸学生，了不知东西。各随女师去，雏鸡母相依。鸟语日啾啾，庶几无参差！”就中高材生，亦有出类奇。其余中不中，大半悲染丝。千花红氍毹，四窗碧

琉璃，金络水晶柱，银盘夜光杯，乡愚少所见，乍见意辄移。家书说贫穷，问子今何居？我今双膳鸡，谁记炊糜糜。汝言盎无粮，何不食肉糜？客问故乡事，欲答颜忸怩。嬉戏“替戾冈”（羯族语，出也），游宴“贺跋支”（契丹语，府署邸馆），纵谭伊优亚，酣歌妃呼稀。吴言与粤语，病忘反不知。亦有习袄教，相率拜天祠。口爵天父饼，手翻《景教碑》，楼台法界住，香华美人贻。此间国极乐，乐故不蜀思。新来吴监督，其僚喜官威，谓此泛驾马，衙勒乃能骑。征集诸生来，不拜即鞭笞，弱者呼舂痛，强者反唇稽。“汝辈狼野心，不如鼠有皮。”谁甘畜生骂，公然老拳挥。监督愤上书，溢以加罪辞：诸生尽佻达，所业徒荒嬉，学成供蛮奴，否则仍汉痴。国家糜金钱，养此将何为？朝廷命使者，去留审所宜。使者护诸生，本意相维持。监督意亦悔，驷马舌难追。使者甫下车，含怒故诋谏，我不知许事，我且食蛤蜊；监督拂衣起，怒喘竹筒吹；一语不能合，遂令天地睽。郎当一百人，一一悉遣归；竟如瓜蔓抄，索累何累累！当其未遣时，西人书交驰。总统格兰脱，校长某何谁，愿言华学生，留为国光辉。此来学日浅，难言成与亏。颇有聪颖士，利锥非钝槌，忽然筵席撤，何异鞶带褫？本图爱相助，今胡弃如遗？相公答书言，不过别瑕疵。一旦尽遣撤，哗然称我欺。怒下逐客令，旋禁华工来。溯自西学行，极盛推康熙：算兼几何学，方集海外医；天士充日官，南斋长追随；广译奇器图，诸器何夥颐！惜哉国学舍，未及设狄鞮。矧今学兴废，尤关国盛衰。十年教训力，百年富强基。奈何听儿戏，所遣皆卑微！部娄难为高，混沌强书眉。坐令远大图，坏以意气私。牵牛罚太

重，亡羊补恐迟。蹉跎一失足，再遣终无期。目送海舟返，万感心伤悲！

按裁撤美国留学生是一八八一年(光绪七年)的事。最初派遣留学生的人为曾国藩。篇中所称监督为吴嘉善，其僚友为金某，使者为副使容闳。他这首长诗差不多一千字。还有一首二千多字的《番客篇》。现在我只能录出篇末一部分在这里：

……入夜有火戏，语客留徜徉，行坐纷聚散，笑谭呼汝邛。中一蒜发叟，就我深浅商：“……凡我化外人，从来奉正朔。披衣襟在胸，剃发辫垂索。是皆满洲装，何曾变服着？初生设汤饼，及死备棺槨。祀神烛四照，宴宾酒三酌。凡百丧祭礼，高曾传矩矱。风水讲龙砂，卦卜用龟灼，相法学《麻衣》，推命本《硃碌》。礼俗概从同，口述仅大略。千金中入产，咸欲得封爵，今年燕晋饥，捐输颇踊跃。溯从华海来，大抵出闽骆。当我鼻祖来，无异五丁凿，传世六七叶，略如华覆萼。富贵归故乡，比骑扬州鹤。岂不念家山？无奈乡人薄。一闻番客归，探囊直启钥。西邻方责言，东市又相斫。亲戚恣欺陵，鬼神助咀嚼。曾有和兰客，携归百囊橐，耽耽虎视者，伸手不能攫。诬以通番罪，公然论首恶，国初海禁严，立意比驱鳄，借端累无辜，此事实大错；事隔百余年，闻之尚骇愕，谁肯跨海归。走就烹人镬。”言此袂掩面，泪点已雨落，满堂杂悲欢，环听咸唯诺，到此气惨伤，笳鼓歌不作；橐橐拍板声，犹如痛呼聒。道咸通商来，虽有分明约，流转四方人，何曾一字



着？堂堂天朝语。只以供戏谑。譬比犹太人，无国足安托？鼯鼠苦无能，骆驼苦无角，同族敢异心，颇奈国势弱。虽则有室家，一家付飘泊。仓颌鸟兽迹，竟似畏海若；一丁亦不识。况复操笔削。若论佉卢字，此方实庄岳；能通左行文，千人仅一鹞。此外《回回经》，等诸古浑噩。西人习南音，有谱皆合乐，孩童亦能识，识则夸学博。识字亦安用？蕃汉两弃却。愚公传子孙，痴绝谁能药？不如无目人，引手善扞摸。近来出洋众，更如水赴壑。南洋数十岛，到处便插脚。他人殖民地，日见版图廓；华民三百万，反为丛驱雀；螟蛉不抚子，犬羊且无鞶。比闻欧澳美，日将黄种虐，向来寄生民，注籍今各各。《周官》说保富，蕃地应设学。谁能招岛民，回来就城郭？群携妻子归，共唱太平乐。

他这种长篇叙事诗，真是不朽之作。中国最缺乏长篇叙事诗。古乐府《孔雀东南飞》五言一篇，韦庄《秦妇吟》七言一首，已经算得中国诗歌里面两大奇迹。他如杜甫的《北征》，韩愈的《南山》（宋人至以《北征》、《南山》可与日月争光），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、《长恨歌》，也都算是有名的长篇大作。到了近代，有新思想，新诗料，供天才的诗人运用，遇着作长篇的机会，自能作出内容很充实的长篇来。黄遵宪便是这时代一个成功的长篇作者。他的长篇并非如旁的作家，一无剪裁结构，故意贪长堆砌，乃是出于不得不然。所以能使他的读者置身于他的诗中所具的境界乐而忘返。从前有人称杜诗为诗史。作史已难，诗史谈何容易？可是以文为诗，以诗代史，正是黄遵宪的一大特色。如上面所举的两篇，一记罢留美学生的风